# 朱子年譜卷之一

宋高宗建炎四年庚戌九月甲寅朱子生

朱子本婺州人世居婺源之永平鄉松巖里宣和末厥考吏部韋齋先生松爲政和尉遭父承事府君喪以方臘亂睦不能歸遂葬其邑護國寺之側身嘗僑寓建劍二州是歲館于尤溪之鄭氏而朱子生焉

紹興元年辛亥

二年壬子

三年癸丑按行狀云先生能言韋齋指天示之曰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異之

四年甲寅始入小學韋齋與內弟程復亨書云息婦生男名五二今五歲上學

矣○按朱子小名沈郎小字季延此云五二以行稱

五年乙卯

六年丙辰

七年丁巳通孝經大義書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間從羣兒嬉遊獨以沙列八卦端坐默視

八年戊午

九年己未自知力學聞長者言輒不忘○按語錄云十數歲時讀孟子至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爲聖人亦易做

十年庚申受學於家庭時韋齋爲吏部郎以不附和議出知饒州請祠居于家初韋齋師羅豫章與李延平爲同門友聞楊龜山所傳河洛之學獨得古先聖賢不傳之遺意於是益自刻厲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卞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名齋以自警○是歲朱子年十一

十一年辛酉

十二年壬戌

十三年癸亥三月丁父韋齋先生憂初稟學于胡

籍溪劉草堂劉屏山三君子之門韋齋卒于建之水南享年四十七當疾革時手自爲書以家事屬少傅劉公子羽而訣于籍溪胡憲原仲白水劉勉之致中屏山劉子翬彥冲且顧謂朱子曰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學皆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以事之而惟其言之聽韋齋歿[illegible]傅爲築室於其里第之傍朱子遂奉母夫人遷而居焉乃遵遺訓稟學于三君子之門三君子撫教如子姪白水劉公因以其女妻之二劉尋下世獨事籍溪最久○按朱子所作草堂墓表與籍溪行狀俱稱二公受學涪陵譙天授盡聞伊洛之學其淵源大畧本此至于師門誼篤則屏山爲最其作屏山墓表有云先生病時熹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之三字符也汝尚勉之又命字祝詞有云木晦於根春容睥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又云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耻言而思些動而思躓凜乎惴惴惟顏曾是畏其期望之意如此朱子晚歲猶書門符曰佩韋遵考訓晦木謹師傳蓋識之也

十四年甲子葬韋齋先生墓在崇安縣五夫里之西塔山

十五年乙丑按語錄云熹年十五六時見呂與歌雖思必明雖柔必強一段解得痛不讀之未嘗不竦然警厲奮發

十六年丙寅按語錄云熹年十六七時喫了多少辛苦讀書

十七年丁卯秋舉建州鄉貢考官蔡茲謂人曰吾取中一後生三篇策

皆欲爲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十八年戊辰春登王佐榜進士中第五甲第九十人准勑賜同進士出身

十九年己巳按年譜録云從十七八歲讀孟子至云十歲只逐句理會更不通透二十後方知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又云自十五六至二十歲史書都不要看但覺得沒要緊不難理會又云二十歲前得上蔡語録觀之初用朱筆畫出合處再觀用粉筆三觀用墨筆數過之後全與元看時不同矣又云二十歲前已看得書大意如此又跋魯南豐帖云熹年二十許時便喜讀南豐先生之文竊慕效之

二十年庚午春如婺源展墓時鄉會酒酬坐客以次歌詠朱子獨歌離騷經一章音吐洪暢坐客竦然有帖與内弟程洵論詩且曰學者所急亦不在此學者之要務反求諸己而已語孟二書宜加精熟求見聖賢用意處佩服而力持之可也○按虞學士集作復田記畧云韋齋之仕于閩嘗質其先田百畝以爲資同邑張敦頤教授于劒請爲贖之韋齋殁敦頤以書慰朱子於喪歌而歸田焉是朱子省墓婺源遂以其租入充祭○是歲朱子年二十一掃費

二十一年辛未春銓試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

二十二年壬申

二十三年癸酉夏始受學于延平李先生之門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從遊甚衆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羅公仲素一人而已李先生愿中受學羅公實得其傳同門皆以爲不及然樂道不仕人罕知之沙縣鄧迪天啓嘗曰愿中如氷壺秋月瑩徹無瑕韋齋深以爲知言朱子少耳熟焉至是將赴同安特往見之朱子嘗言始見李先生告之學禪李先生但曰不是再三質問則曰且看聖賢言語熹遂將所謂禪權倚閣起取聖賢書讀之讀來讀去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又言初見李先生說得無限道理李先生曰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下道亦無他玄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熹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於無理會耳又云李先生今去聖經中求義理熹後刻意經學推見實理始信前日諸人之誤又延平與其友羅博文宗禮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又云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和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

秋七月至同安莅職勤敏纖悉必親郡將長吏事倚以決苟利於民雖勞無憚廨有燕坐之室更名曰高士軒而以今甲戌薄所當爲者大書揭之楣間又職兼學事乃

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身加督勵并數爲文以諭之有柯君翰者家居教授常百餘人行峻不爲苟合遂請爲學職衆益有所嚴憚不敢爲非先生只以爲區區防之於法制之末而禮義不足以悅其心則亦無以使之知所趣而興於行乃增脩講問之法使職事諸生相與漸摩禮義有以博其內規矩有以約其外學者翕然從之以至學殿講座齋舍悉加整葺云是歲

長子塾生

二十四年甲戌是歲仲子埜生

二十五年乙亥建經史閣請于帥府盡模府中所有書歸置閣中又料簡故匱治平中所藏書得尚可讀者二百餘卷悉上于閣學者得以覽觀焉初縣學釋奠舊例止以人吏行事朱子至求政和五禮新儀印本於縣無之乃取周禮儀禮唐開元禮紹興祀令更相參考畫成禮圖訓釋辨明纖悉畢備執事學生得以日夕觀覽臨事無外立故相蘇公祠於學宮公名頌同安人相元祐間學術風節爲世所稱

二十六年丙子七月秩滿冬奉檄赴旁郡時代者不至因送老幼以歸○按語録云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客云借得孟子一冊仔細讀方尋得本意

二十七年丁丑春還同安候代不至罷歸館于陳北溪畏壘庵者數月命友生之嗜學者與居作畏壘庵記冬十月代者卒不至以四考滿罷歸其

去也士思其教民懷其惠相與立祠于學

二十八年戊寅以養親請祠十二月差監潭州南嶽廟

二十九年己卯作謝上蔡語録後序

八月召赴行在辭用執政陳俊卿薦也朱子方控辭會言路有託抑奔競以沮之者以故不就是歲籍溪胡公以司直改正字將就職朱子送行有詩曰執我仇仇詎我知謾將行止驗天機猿驚鶴怨渾閑事只恐先生袖手歸其後又寄詩曰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裁豸角冠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甕牖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

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慶青五峰胡宏曰此詩有體而無用因賡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山中雲出雨大虛一洗塵埃山更好似爲籍溪解朝云

三十年庚辰冬再見李先生于延平退寓舍旁西林院閱月而後○是歲朱子去年三十一

三十一年辛巳書黃樞密論恢復

三十二年壬午春迎謁李先生于建安遂與俱歸復寓西林者數月汪端明應辰嘗稱朱子師事延平久益不懈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

八月應詔上封事是月復予祠是歲五月祠秩滿復以爲請會

孝宗即位詔求直言遂上封事略曰帝王之學必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夫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纖微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得矣至於記誦華藻非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也又曰今日之計要在脩政事攘夷狄而已然其計所以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又曰陛下前日所號召者皆天下所謂忠臣賢士也誠與之共圖天下之事使疏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邇必棄毋令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是從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不一於正矣不報作論語蔡訓序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三月再召辭有旨趣行十月至行在辛巳入對垂拱殿其畧曰大學之道本之謂也必因物求理使瞭然無毫髮之差則應事自然無毫髮之謬是以意誠心正而身脩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勸講之臣所以聞於陛下者不過記誦詞章之習而陛下又不過求之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嘗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惑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也上爲之動容次論今之論國計者三曰戰曰守曰和國家之與北虜其不可與共戴天明矣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此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三

論先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威強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乎紀綱願開納諫諍黜遠邪佞杜塞倖門安固邦本四者爲急先之務庶幾形勢自強而恢復可冀矣時朝廷遣王之望使虜約和未還宰臣湯思退等皆主和議而近習曾覿大淵招權故奏及之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先是朱子將趨召命問李先生所宜言李先生以爲今日三綱不立義利不分故中國之道衰而夷狄盛人皆趨利而不顧義而主勢孤朱子首用其說以對○按朱子與魏元履帖云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顏温粹酬酢如響次讀第二奏論復讐之義第三奏論言路壅塞俟幸鳴張則不復聞聖語矣

十一月除武學博士拜命遂歸替成資闕也○按是歲有答陳漕書論鹽法及與汪尚書書論龜山語錄

是歲論語要義論語訓蒙口義成既序次論語要義又以其訓詁畧而義理詳殆非啓蒙之要因而刪録以成此編

歸劉氏田按乾道中田券跋云初屏山與朱子講禮武夷去家頗遠特於中途建館馬庄買田二百餘畝以供諸費實與朱子共之屏山既沒忠定公典畫以畀朱資其養母後朱子同安秩滿歸以田還屏山子坪坪不受謀於忠定轉畀南峯寺至今猶存

二年甲申正月之延平哭李先生比塟又往會

是歲困學恐聞成朱子嘗以困學名其燕坐之室因目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至是書成

乾道元年乙酉四月請祠五月復差監南嶽廟先是省劄趣就職既至而執政錢端禮等復主和議不合請祠以歸是歲讀魏元履所作戊午讜議爲之流涕因序之畧曰戊午之議蔡言盈庭其曰虜世讐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說不出於利害之間又其餘則忘其讐昔之言厥或告之則曰處士之大言耳

二年丙戌

三年丁亥八月訪南軒張公敬夫于潭州按朱子與曹晉云此月八日抵長沙今半月矣荷敬夫愛予甚篤相與講明其所未聞日有問學之益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洒然誠可歎服是時范念德侍行常言二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留長沙再閱月與南軒偕登衡嶽至衡州而別有南嶽倡酬集南軒贈詩云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大極眼底無全牛朱子答詩曰昔我抱氷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妙難名論謂有寧有迹謂無復何存惟茲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從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是行道經邵武遂謁黃端明中於其家端明端莊靜重德容粹然朱子請納再拜之禮而見之

十二月至自長沙與南軒別後遂偕范伯崇林擇之東歸掇拾道中所作詩得二百餘篇名東歸亂藁

除樞密院編脩用執政陳俊卿劉珙薦也

四年戊子四月崇安饑貸粟于府以賑之時盜發浦城崇安人情大震乃請貸于府得粟六百斛籍戶口散給之民以不饑是冬有年民願輦粟還官知府事王淮俾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倉社倉之法始此

程氏遺書成初二程門人各有所録雜出並行間頗爲後人竄易至是序次有倫去取精審學者始有定從而程子之道復明于世

七月大水奉府檄行視水災

省劄屢趣就職固辭時國子學録魏掞之以論曾覿去國遂力辭

五年己丑是歲子在生作太極通書後序

九月戊午丁母孺人祝氏憂八月省劄復趣行會丁祝孺人憂孺人歙處士確之女後贈碩人追封魯國夫人

六年庚寅正月葬祝孺人墓在建陽縣崇泰里後山天湖之陽名曰寒泉塋自作壙記○是歲朱子年四十一

家禮成朱子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旦望則歸奠几筵自始死至祥禫參酌古今咸

盡其變因成喪祭禮又推之於冠婚共爲一編命曰家禮○按是書晚年多所損益未暇更定

七月遷韋齋先生墓按遷墓記云乾道六年七月遷于里之白水鵞子峰下及考行狀又云慶元某年某月遷于寂歷山即今墓是也豈韋齋之墓嘗再遷歟

十二月召赴行在以喪制未終辭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

七年辛卯剏立社倉於所居之里朱子所居之鄉曰五夫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糴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易至挺變遂因前所貸郡米洲立社倉一區以備出貸每石量收息米二斗逐年依此歛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

八年壬辰論孟精義成是書初名要義後改今名序畧曰論語之書無所不包而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無所不究而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廣之端云其後又改名集義

四月有旨疾速起發再辭以祿不及養故也

是歲資治通鑑綱目成初司馬公作通鑑朱子因取其書創爲義例表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大書爲綱分註爲目蓋倣春秋左氏以爲此書

八朝名臣言行録成

西銘解義成自二程推西銘爲擴前聖所未發遊其門者必令看太學西銘而未有發明其義者朱子首爲之解

九年癸巳省劄再趣行又辭就乞差監南嶽廟

太極圖傳通書解成其序畧曰周子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皆發此圖之蘊而程子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然周子既手以授二程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爲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立象盡意之微占暗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不復知有所統攝矣作尹和靖言行録序



五月有旨特與改秩宮觀辭朱子既累辭召命朱熹累召不起宜蒙褒録上曰朱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與改合入宮主管台州崇道觀任便居住

程氏外書成既編遺書復取諸集録參伍相除得十有二篇名曰外書而二程子之遺言備矣作中和集解序

淳熙元年甲午六月始拜改秩之命省劄凡三下趣俟已降指揮朱子以爲改官賦祿蓋朝廷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乃使小臣終年安坐一日無故而驟得之求退得進義所不安故三具辭免遜避逾年上意愈堅至是始拜命

二年乙未五月東萊呂公伯恭來訪近思録成呂公自東陽來訪留寒泉精舍者旬日相與掇周子程子張子書關大體而切日用者彙次成十四篇號近思録朱子嘗語學者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録四子之階梯蓋言爲學當自此而入也

偕東萊及復齋陸公子壽象山陸公子靜會于鵞湖東萊歸朱子送至信州之鵞湖士汪西陸九齡子壽弟九淵子靜及清江劉清之子澄皆來會相與講其所聞子壽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着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于今子靜和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消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只今諸公各持所見不合而罷後三年朱子寄和云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尋寒谷又枉藍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却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七月作晦庵庵在廬峯之雲谷自爲記

三年丙申二月如婺源蔡元定從既至邑宰張漢率諸生請講書于學辭徳請撰書閣記許之而以程氏遺書外書文集經說司馬氏書儀高氏送終禮呂氏鄉約鄉儀等書留學中日與鄉人子弟講學于汪氏之敬齋隨其資禀誨誘不倦又作茶院朱氏

譜序至六月初旬乃歸

六月除秘書省秘書郎辭時上論大臣欲奬用廉退之士叅政龔茂良以朱子操行耿介屢召不起爲言遂有此除朱子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之節今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乃辭七月荅汪尚書書云熹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疎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故二十年來自退藏以求已志所願者不過脩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叅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

八月再辭許之遂復與祠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遂再辭仍差主管武夷山冲祐觀

十一月令人劉氏卒次年二月塟於建陽縣之如而規壽藏於其側名其庵曰順寧唐石大林谷名其亭曰宰

四年丁酉六月論孟集註成朱子既編次論孟集義又作訓蒙口義既而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爲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爲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其後集註刪改日益精密而或問則不復釐正矣

十月周易本義詩傳成詩自毛鄭以來皆以小序爲主其與經文舛戾

則穿鑿爲說以通之朱子獨以經文爲主而訂其序之是非復爲一編附實經後以還其舊又荅東萊論易書云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之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生一事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托卦象爲此艱深隱晦之辭乎

五年戊戌八月差知南康軍辭不允仍令疾速之任宰相史浩必欲起之或言宜處以外郡於是差權發遣南康軍事兼管內勸農事仍借緋

六年己亥正月再請祠不報候命于鉛山東萊屢書勉行南軒亦謂須一出爲善雖去就出處素有定論然更須斟酌消息勿至已甚苟一向固拒則上之人謂賢者不肯爲用於大體却有害也至是再請祠不報朱子始有出意正月行至信州鉛山俟命寓止崇壽僧舍陸梭山來訪

三月省劄再趣行是月晦赴上到郡首下教三條其一延訪利病其二令父老教戒子弟其三勸民遣子弟入學每五日一詣學宮爲諸生講說亹亹不倦郡之有賢德者禮之以爲學職士風翕然不變

立三先生祠及五賢堂先是移文教授司戶以爲蒙恩假守畀付民社

回將使之宣明教化篤厲風俗非徒責以簿書期會之最而已乃立濂溪周先生祠于學宮以二程先生配其陶靖節劉西澗父子李公擇陳了翁則別爲堂祀之

六月奏乞蠲減星子縣稅錢事下戶部戶部下漕司責以對補會有言庶僚不當用劄子奏事者因引以自劾

十月重建白鹿洞書院時白鹿洞書院故址榛廢已久朱子詢得之乃令星子令復建書院於其地且言於朝得賜勑額及賜御書石經監本九經又捐俸買書以益之并置田以贍學者數月告成率郡僚寓公過客學徒釋菜于先聖先師以落之每暇輒一至諸生從而質疑問難因約聖賢教人爲學之大端以示學者尤致意于明誠敬義數語又與時宰書乞復洞主廢官使得備員與學徒講道其間假之稍廩畧如祠官之入不報

七年庚子正月請祠不報

二月張南軒計至罷宴哭之時南軒卒于江陵府治朱子爲文祭之畧曰蓋有我之所是而見以爲非亦有見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向而終悟其偏亦有早所同嚌而晚得其味蓋繳紛往反者幾十有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南軒嘗言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則皆人欲而非天理矣朱子以爲擴前聖之所未發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是歲朱子年五十一

三月復請祠不允

四月申減屬縣科紐木炭錢歲二千緡

應詔上封事時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日民貧賦重若不討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今日將帥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厮役凡流到軍之日惟望裒歛尅剝以償債負總餽餉之任者亦皆倚負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爲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是以生民日益困苦無復聊賴今欲計軍實以紓民力則必盡反前之所爲然後乃可冀也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盡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所盜者皆陛下之財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蓋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

而脩土宇何自而復宗廟之讐耻又何自而可雪耶疏入上讀之大怒命其分析宰相趙雄詭辭救解乃已

**大脩荒政** 時值大旱至秋約苗失收什八已上乃竭力措置爲救荒備會詔江東帥守恤民隱決滯獄以銷旱災且頒勸分賞格因即二事推廣爲奏乞降特旨減前所申星子縣稅及三年赦文已蠲官租禁州郡勿得催理若因繫淹延則在特詔大臣一員專督理官嚴立程限排日結絶乃可因以賞格諭富室得米二萬石使樁留以待復奏請截留綱運乞轉運常平兩司錢米充軍糧備賑濟郡濱大江舟艤岸者遇大風輒淪溺至是募民築堤捍舟蕢稍振業飢者舟悉亦息預戒三縣每邑市鄉村四十里則置一場以待賑糶合爲三十五場其闕食甚者先加賙給比冬遂以旱傷分數告于朝乞蠲閣稅租本軍苗米四萬六千五百餘石三等以下人戶夏稅畸零並與百餘石奉旨三等以下人戶夏稅畸零並與倚閣放數既寬民以故無流徙

**十一月作卧龍庵** 祀諸葛武侯也庵在廬山之陽五老峰下并向龍潭作起亭爲民禱賽之所皆捐俸爲之而屬西源隱者崔嘉彥董其役官民減無預焉

**八年辛丑正月開場濟糶** 初既分場選見任寄居廉等大小使臣三十五員各莅一場以轄糶事而分委縣官巡察之以戢減尅乞覔之弊至是人戶悉令赴場就糶寡孤獨之人則用常平米依令賑濟又慮農事將起民間之

錢凡合糴者皆濟半月都昌無米自郡運而往千里之內莫不周浹凡三月結局所活饑民老幼二十一萬七千餘口其施設次第人爭傳錄以爲法時孝宗臨御日久垂意恤民凡所奏請無不報可以故得行其志民無流離捐瘠之患

二月陸象山來訪

象山請書其兄教授墓誌銘朱子率僚友諸生與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升講席象山以君子小人喻義利章發論大畧謂科舉之士日從事聖賢之書而志之所向專在乎利必於利欲之習性然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斯謂之君子朱子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請書于簡以諗同志

三月差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待次

初到南康有任滿奏事之古將滿廟堂議遣使蜀上意不欲其遠去遂有此命然猶待次因奏本職四事一請勿拘對策之說特旨蠲減星子縣稅二請照賞格補授諸出粟人使民間早獲爲善之利三請凡被災之郡盡今年毋得理積年舊欠而去年倚閣夏稅悉與蠲放上二等戶亦有出粟減價賑糶而不及賞格者亦請許其多作料數帶補去年夏稅殘欠如此則無一夫一婦不被堯舜之澤矣其四則申請白鹿賜額及監本九經多見施行

閏三月去郡東歸

朱子治郡視民如傷至姦豪繩治不少貸尤以厚人倫美教化爲急務風俗丕變文學行義之士彬彬出焉四月過九

江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劉子澄來謁請爲諸生說太極圖義遂以是月十九日至家

七月除直秘閣辭以荒政備備民無流殍故有此除朱子以前所勸出粟人未推恩不拜復辭不允

呂東萊計至爲位哭之呂公定周易爲十二篇以復古經之舊朱子深喜而從之又謂大事記一書自成一家之言有補學者又與呂公帖云昨叩比日講授次第聞只令諸生讀左氏及諸賢奏疏至於諸經論孟則恐學者徒務空言而不以告也此恐未安蓋爲學之序爲已而後可以及人達理而後可以制事故程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其爲空言亦益甚矣而欲使之從事其間而得躬行之實不亦背馳之甚乎其切磨之意如此

八月差提舉浙東常平茶鹽時浙東荐饑上軫宸慮遂拜命不敢辭即日單車上道辭前所授職名仍乞奏事月堂帖報南康出粟人已推恩乃受職名

十一月己亥奏事延和殿朱子去國二十年既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夫脩德任人之說上爲動容竦聽因條陳救荒之策畫爲七事上之

十二月視事于西興初受命即印榜招海商販勝及雜稅錢刊則依價出糶更不裁減至是海商米舟已輻輳矣日與僚屬寓公鈞訪民

隱規畫纖悉畫夜不倦至廢寢食分畫既定
則親出按歷始於會稽諸縣次及七郡窮山
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不遺餘力然每出
皆乘輕車屏徒御一身所需皆自齎以行秋
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部內不知宮
吏憚其風采夙夜戒飭常若使者壓其境至
有自引去者發有朱縣尉不伏賑糶及紹衢
屬吏賈裕之等不恤荒政皆按劾其罪大抵
措畫類南康時而用心尤苦所活不可勝計
有短先生者謂其疎於爲政上謂宰相王淮
曰朱熹政事
邪有可觀

## 九年壬寅正月條奏救荒事宜

并乞借檢官會給降度牒推賞獻助人又請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秋苗丁錢並行住催

有詔捕蝗復上疏言事

畧云爲今之計獨有斷
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
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
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
放稅租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
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
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
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
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復上時宰書畧
云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
爲極力愛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
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旨之計然民之與
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
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以安國
勢一傾則不可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

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爲大盜積者邪

詔行社倉法于諸郡初條陳荒政請推行崇安社倉法于天下至是得請首頒行之台婺有應時爲之者

條奏諸州利病首言紹興和買之弊欲乞痛減歲額然後用貫頭均紐仍用高下等第均敷而免下戶出錢使得相乘除以優之及言台州丁絹錢有抑納陪輸之患奏乞每丁納半錢半絹其諸郡義役之法請令民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役次官差保正副長輪收義田仍令上戶兼充戶長沿海四州鹽法乞倣福建下四州產鹽法行之諸郡酒坊亦乞改照處州萬戶酒法救荒之餘凡可以便民者莫不悉爲經久之計焉

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七月行部將由台趍溫既入台境民有訴太守新除江西提刑唐仲友不法者及趍台城則訴者益衆因盡得其促限催稅違法擾民貪汙淫虐蓄養亡命倫盜官錢偽造官會等事具劾之仍送紹興鞫實丞相王淮以姻舊匿不爲奏仲友亦自辨且乞送浙西無礙官體究已而紹興獄具按章至十上宰相不得已取首章語未甚深者及仲友名辨疏同上曲諒開陳故他無鐫削止罷江西新任台州久旱雨遂大注是歲穀重熟

毀秦檜祠永嘉學有秦檜祠移文毀之

八月除直徽猷閣辭奬賑濟之勞也朱子以爲徒費大農數十萬緡之積

而無以全活一道饑饉流殍之民蹶等踐榮懼非所以示勸懲況近按唐仲友反爲所訴雖已罷其新任而根究指揮尚未結絕方藉藁以俟斧誅豈敢遽竊恩榮以紊賞刑之典不允

差江西提點刑獄辭詔與江東提刑梁總兩易其任再辭初聞江西之命即日解職東還亟仲友闕蹊田奪牛之訴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臣愚何敢自安願得歸耕故壟畢志舊聞詔與江東梁總兩易之又辭且言祖鄉隸江東墳墓田產合該迴避詔特免迴避復辭以爲今來所除仍司按察若復奉公守法則恐如前所爲或至重傷朝廷事體若但覘勢徇私又恐下負夙心上孤眷使乞特與祠使得卒其舊業退避仇怨時辭職名不允之命同下則又辭以爲前按唐仲友既不差官體究恐臣所按有不公不實之罪難以例沾恩賞詔並不許

十一月始受職名仍力辭新任請祠極言昨來所按贓吏黨與衆多綦布星羅並當要路自其事發以來大者宰制斡旋於上小者馳騖經營於下所以蔽日月之明而損雷霆之威者臣不敢論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至於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觝排向非聖明洞見底蘊則不惟不肖之身反爲魚肉而其變亂白黑詿誤聖朝又有不可勝言者時吏部尚書鄭丙監察御史陳賈奉時相意上疏